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四

雍正七年閏七月

上諭四十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義主於

嚴以為仁義各有其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而不可須
臾離也蓋有仁而無義則其所謂慈與寬者亦婦人之
仁耳豈得謂之仁乎且不但不得謂之仁並有害於仁
以其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則也孔子曰惟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其所好所惡必合於事理之宜而
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人以安千萬人義之至
正所以為仁之至也即如翦除盜賊義也然盜賊既除
則良善得寧豈非仁乎懲創兇頑義也然兇頑既懲善

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
餘互相為用之處皆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為二而
不能融會貫通者則見理不透之故也

初二日奉

上諭凡外任文武官員因公誣誤草職者朕恐其人材尚
屬可用而罷黜之由乃限於定例不忍使之廢棄終身
是以格外施恩於部議草職之時往往酌量降旨令其
交代後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此朕愛惜人材體

恤下情之意惟是外官在任叅罰之案常多每有先經
草職奉旨來京引見之員陸續又有別案草職者此等
官員著交部查明若續叅之案情罪重於前案非係因
公註誤則不應帶領引見若後案仍係因公註誤與初
叅草職之案情罪相同仍著帶領引見於摺奏內將該
員共有處分幾案之處聲明候旨

又奉

上諭湖南布政使趙城為人謹慎小心但自蒞任以來未

見有實在裨益地方之處今年各處雨澤調勻惟聞湖南夏月民間望雨甚切昨趙城具摺奏事並未言及但稱湖南風俗澆漓請於省城建立書院教以進退威儀以為化導人心之政夫湖南一省士民甚衆道里甚廣豈一二書院便能化導轉移者且趙城自翰林出身歷官多年至於藩司大員之職而伊奏摺自稱迂腐書生觀其所奏之事不能探本窮源切求民務而陳奏之詞又不得體則其識見之卑淺無能可知趙城不稱布政

使之任著調來京以應補之京堂員缺請旨補用署江
西巡撫內閣學士張坦麟每事瑣屑不知大體不稱巡
撫之任著調回衙門辦事

初三日奉

上諭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隸
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時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子打
把一次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而成必
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省如此則

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於
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則火器皆成利
用於營伍實有裨益

初五日鑲黃旗都統三泰等題叅領催巴勒偷闕俸
米駭騎校色爾圖堅供不曾分用應將色爾圖革職
拏問奉

上諭爾等奏請將色爾圖革職駭騎校拏問等語爾等並
不盡心辦事詳究事體根源以領催巴勒一人供出之

詞即將色爾圖草退拏問色爾圖以為既已草職若不承認必致刑訊只得勉強承認似此潦草結案必有無辜受屈等情况米又非細小之物偷出之時催何人車載賣與何舖與色爾圖何處私分何人看見必有見証爾等將此情由將領催巴勒再加詳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恭查

陵寢祭祀需用黍稷菓菜是以設立園頭莊頭給與地畝俾

其種植灌溉按時供辦康熙三年

聖祖仁皇帝於

孝陵設立莊頭園頭共給地四百一十晌至康熙三十九年
又增給地一百五十三晌據禮臣查奏此二項地畝已
足供辦祭品朕伏念

陵寢祀禮關係重大所需時獻品物必承辦之人充實豐裕
然後嘉穀珍蔬繁茂鮮潔庶可展孝思而達誠敬今欲
加增地畝若干賞給莊頭園頭使之供應饒裕著

三陵總管大臣詳悉查議到日交與該部議奏

又奉

上諭副都統尚承恩將伊開戶奴僕之事繕摺具奏朕勤理政務乃為天下國家之大一日二日萬幾豈有代尚承恩料理家務私事之理伊欲告理家務自有該旗該部乃不於應告之處呈訴身為大臣竟將私事希圖徼幸冒昧陳奏甚屬不合著將尚承恩交與該部嚴加察議具奏

又奉

上諭從前王璣叅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味怠玩諸事推諉比時王璣徇私屈法之處尚未敗露是以降旨將張文英嚴加議處今既知王璣蒞任以來徇私負公之處甚多則其所叅屬員必不盡出於公當此案朕心實甚疑之即如叅奏張文英運米赴閩視同膜外等語查運閩之米次第妥協運到並未遲悞該知府若視為膜外係何員辦理此事也又如叅奏張文英承辦銅勛領

價遲延等語若張文英係不肖之員欲思染指則領銀
惟恐不速何至以遲延被叅且銅餉現在辦理將來有
悞與否尚在未定亦不應預行叅處前王璣趙向奎派
員分查州縣錢糧即將王揆之門生派委太倉州則其
瞻徇情面以私廢公可知此次之叅奏張文英未必不
因嗔怒張文英有掣肘之處而欲去其官也著范時繹
尹繼善彭維新將張文英居官如何及運米辦銅之處
秉公確查若王璣所叅是虛著將張文英仍留松江府

知府之任或王璣挾私妄奏或聽趙向奎詳揭之處一併嚴加審擬具奏

又奉

上諭古州等處生苗盤踞於黔楚粵三省接壤之間自古未通王化時為居民行旅之患總督鄂爾泰籌畫調度悉合機宜張廣泗經理有方蘇大有奮勇宣力俾各種生苗咸霑聲教地方寧謐諸事已竣甚屬可嘉鄂爾泰等及在事文武官並從優議敘

初八日奉

上諭駐藏兵丁其家口在家著照出征兵丁之例給與坐糧以為養贍之資若其家有喜喪事件亦照出征兵丁例賞給銀兩

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題報蘇州衛漕船遭風沉溺奉

上諭前據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報糧船被風情由比即降旨令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恤又每船賞銀五十

兩濟其困乏其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之處俱免其賠補
水濕之米亦准交收此所報被水糧船俱著照從前諭
旨行

初十日奉

上諭魏廷珍前因奏本誤用題本被通政司叅劾朕令其
明白回奏今回奏前來應用題本又復誤用奏本通政
司又行題叅似此有意舛錯屢被叅劾實不可解若魏
廷珍之意以為不當分別題本奏本伊係大臣便應據

實陳奏將舊例更改何必故意如此此雖無關於民生之大端然儀節所關封疆大臣以屢誤被叅亦甚非體著魏廷珍再行明白回奏

又

召入知府耿覲謨等奉

上諭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以察吏安民為要務督撫統轄全省地方遼濶屬官多至百數十員察核賢否自難人人確當所賴者汝等府道耳一府所屬其多者不過十

餘州縣耳目易於周知如能與督撫同心協力則舉劾
悉當吏治自然肅清但不得背公違理迎合督撫之意
如屬員果賢督撫或有苛求爾等須捨自己功名竭力
保全之不可搜求詳揭若係不肖之員雖督撫密露庇
護之意亦不可委曲順從蓋此等劣員貽悞地方即此
時順從督撫曲為徇庇將來倘被新任督撫題叅徒然
貽累已身若秉公察吏獲罪上司即被叅劾至於降革
朕調來引見面加詢問如果情真理當必將誤叅之上

司嚴加處分也在汝等何害乎至秉公持正之督撫爾等又不得與所屬人員通同欺詐朦蔽譬如督撫與朕必能一德一心方可整官方而清吏治若各懷欺隱之心朕亦難於辦理矣從來人才難得朕欲爾等察吏並非苛刻搜索細事以叅劾詳揭為能如屬員之過出於無心情有可恕務必盡心教訓冀其悛改如仍蹈前轍然後叅揭方不至於屈抑人才爾等皆有志上進之人若能協同督撫報効國家撫綏百姓將來陞授大員時

自有賢能屬員來相贊助也汝等今日若以欺罔上司
為事他日亦必受屬員之累此實報應自然之理古語
云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實非人力不能之事如一
府之大或一人之力不能周到若一州縣得一好官則
一方百姓自受其福庇矣推之天下州縣各得其人豈
非匹夫匹婦各得其所之明驗乎所以治天下之道惟
在察吏一事再近來外官多有視督撫之行事以為進
退者如遇田文鏡鄂爾泰李衛此等才守兼優不徇情

面不避嫌怨之督撫即踴躍向前若遇中等督撫則凡事因循觀望不肯盡心殊非臣子竭誠供職之道爾等總宜改除陋習勉盡職守以圖上進今耿覲謨陳沆蘇本潔以同知知縣經督撫保題引見補授知府者董文偉係草職知縣經岳鍾琪保舉引見越格補授知府者爾等若不公忠勤慎報効盡職不惟深負朕恩且有何顏面以對保舉之人而忍貽累於知己之上司耶爾等赴任務期夙夜凜遵毋負朕諄切訓誨之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歷年各省貢監等赴部考職不過得一空銜在本人無選用之期在國家無引見之例是以伊等相沿陋習託人代考習以為常朕深知其弊曾經降旨申飭而此風仍未止息前年於考試後特令通行引見一則欲察其真假如何一則欲廣收人材於稠人之中以備州縣佐貳之用不使至於遺棄也比時應試者一千二百餘人而報名引見者僅二百人朕就其中舉止從容應對

明白者拔取數十人交與吏部陸續選用及後再加訪
察此等引見得官之人仍有代人考試並代人引見者
可謂愍不畏法之徒矣因思若逐一嚴查或致生事擾
累於是特頒諭旨令本人自行出首酌量免其重罪並
令從前代考得官者亦准自首此格外矜全之恩也年
來各省督撫具題前來凡自首託人代考而得官實由
於捐納者朕俱開恩免其議處近聞外省地方官不問
其人之得官與否概將歷年考職之人加以盤詰逼令

自首甚至胥吏鄉約逐戶嚴查地棍讐家挾私訐告種種紛擾多生事端此則有司奉行不善之所致也朕旨原言代考得官者而今則並及遠年止得空銜之人朕旨原令本人自首而今則添官吏嚴查苛索之弊著該部行文各省通行曉諭凡考職人員止得空銜未曾得官者其自行出首與否聽本人之意若得官之人應行自首而隱匿不首者別經發覺自有國法再者前因纂修一統志書內載本朝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

行令詳悉查報以備纂修該地方有司自應確查紀載
採訪鄉評據實秉公咨送書館以彰直道今聞外省郡
縣中竟有胥吏作奸借端生事向本家查取事實高下
其手希圖財賄者似此則有力者必致濫竊褒揚而無
力者往往不能表見何以副國家彰善旌賢之典著各
省督撫等通行嚴禁倘有仍蹈故轍者將該地方官即
行查叅

又奉

上諭朕見近來官員等彼此互揭之案甚多如上官揭報屬員而屬員隨即列款揭告上官知縣揭報教官而教官隨即列款揭報知縣似此等者若果出於公道則何不控告於未揭之前而乃報復於既揭之後其為挾讐反噬情弊顯然但其中或有探知上官欲行揭報而先行詳揭者亦有逆料下屬必行揭報而先發制人者其情偽虛實種種不一總在督撫等悉心詳察秉公審理從庚戌年為始若有挾私互揭之案其所揭款蹟件件

審實非虛則照定例歸結倘數款之中有一款審虛仍照誣告律治罪若件件皆虛則將挾私互揭之人嚴加治罪文武官員一體遵行著該部預行曉諭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八旗內覺羅佐領或有或無向未畫一今既將下五旗覺羅佐領由各該王屬下撤出作為公中佐領朕意均派八旗方為妥協前者宗人府設立宗學祇令教習宗室尚未及於覺羅覺羅人衆今若一概歸併宗學教

者勢難遍及應每旗各立一衙門管轄覺羅或王或公
派委一員統理令其於各該旗覺羅內揀選老成練達
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即於該旗衙門之傍各設一
學除情願在家學習者外擇其可教之人令其讀書學
射滿漢兼習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
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
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俟其改行遷善之後
再回明宗人府王等聽許出門年底彙疏具題如此則

於覺羅少年子弟大有裨益而人人皆可成就著宗人
府王公等會同滿洲大學士六部尚書詳悉議奏

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解部錢糧及各項物件俱有批迴向例解官於
各部掣批之後即將所掣批迴赴科掛號原無六道掛
號之例蓋既經各部查核其數目又經各科查驗其遲
速則事已完備矣乃近年泥於科道一體稽查之說因
於六科掛號之後又赴御史衙門掛號致令解官多候

時日且開不肖書役需索之端於事件甚屬無益嗣後
著將六道掛號之處概行停止

又

諭大學士等各省解送錢糧差委雜職領解此等微末之
員功名甚輕或有中途盜隱捏報劫失者再失鞘銀兩
令地方文武官均賠亦未允協爾等查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前賞賜各省駐防兵丁銀兩原令該將軍副都統

等公同設法生息以為兵丁喜喪事需用之費所降諭旨甚明今吳納哈等乃將此項銀兩借給兵丁生息是以兵丁所出利銀賞給兵丁甚非朕恩賞之意吳納哈等辦理此事殊屬悖謬著照從前諭旨遵行伊達背諭旨不能誠心體朕恩恤兵丁之意祇圖簡便易於料理不敬謹從事著該部嚴察議奏

十四日鑲黃旗都統會同刑部審明驍騎校色爾圖於偷關俸米案內並無分肥入已但不曾查明應交

該部議處奉

上諭依議此事朕若不降旨令其再加詳審即照伊等所奏將色爾圖草職交部審訊必致畏刑承認豈不寬抑旗下大臣辦事朕何等訓誨乃仍復草率錯謬至此三忝奉差他出且辦理旗下事務未久不必交部副都統諾穆柱延福著交該部嚴加議處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朱閑聖盤驗火藥鉛子以致失火凡官員前後交代

從未有盤查火藥之例今朱閑聖盤驗火藥鉛子其不能謹慎之過尚小而有意苛刻前任之人甚屬不合但署督查郎阿曾具摺奏稱朱閑聖居官尚好請仍留任著降一級從寬留任

十七日奉

上諭凡八旗虧空未完之項大約拖欠官庫公庫銀兩居多若概行治罪則人員甚衆若概從寬典則其中亦有虧空甚多情罪較重者國法所在難以姑貸從前因八

旗清查黃冊內有實在力不能完者曾從寬以枷責結
案今刑部每照此例定議並未分晰情罪之輕重虧項
之多寡未為允協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大臣分別酌議
定例具奏

又奉

上諭宗人府府丞蔡嵩奏摺內稱王子為王爺伊由翰林
歷任中外服官多年從古來曾有在君前奏對稱呼王
爺之文理乎伊豈不知朝廷禮法乃朕降旨詢問而伊

奏稱臣實愚昧不知國體朕又問國體爾既不知是將
大清政務視若膜外矣伊即應諾是是復問數次皆然
毫無畏懼認過之意如此妄誕放肆實為可駭著革職
拏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專以進言為職朕令其于露
章之外復行密奏者蓋欲其時進讜言匡朕之不逮有
益於吏治民生也既係密奏則當加意謹慎不謀於人

不洩於外方無忝於事君之義而不愧言官之任乃近見科道等之密奏並無直言規諫及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而沽名邀譽之習仍然未除如科臣卞尚志密奏崇文門飯銀一事公然露洩於外而御史李元直於未行密奏之先遍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後入奏是皆不知其出於何心夫言官進言之意不過欲見諸施行也今卞尚志所奏朕已降密旨准行矣而彼仍然露洩於衆是彼進言之意專為一己之名並非為國家之事也既

欲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則何不見之於露章而乃
隱之於密摺乎卹尚志於陳奏之事不肯慎密李元直
察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又捏造附會之言此即朋比黨
援作威作福之漸也本應嚴加根究以儆澆風姑念二
人尚係初犯將卹尚志罰俸一年李元直罰俸三年以
示薄懲嗣後倘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
本人自行露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朕必嚴行究
訊重治其罪

又奉

上諭滿洲准入武場考試原為造就人材起見伊等中式武舉正宜策勵再試進士如有材藝出衆朕即挑選侍衛加恩擢用今滿洲中式武舉後例以門千總補用未免小就即將來陞補守備若係巡捕營尚可就近學習倘陞用外省恐伊等未諳外省營務不甚相宜嗣後滿洲由武舉補用之門千總併武進士或以京營守備用或以本旗護軍校驍騎校等缺用並將作何陞轉及再

應以何項補用之處該部詳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蔡嵩係年久翰林朕御極之初見其年齒已高為人似覺老成特加恩用為雲南學政其在任內所奏事件尚屬明白朕屢加遷擢適因湖北按察使員缺需人朕意以伊或能辦理地方之事因降旨將伊補授隨有大臣等奏其才短不勝兩司之任者於是調回以京堂補用及來京進見朕觀其人果不稱外任之職而居官尚

無過愆仍加恩授以宗人府府丞三品之顯秩所以待
之者不為不厚矣而伊進見之時並無感恩之意似以
不得外任怨望於心且其神色常若沉湎於酒者昨於
輪班條陳摺內稱宗人府王為王爺朕面詰之曰在朕
前奏事乃稱王為王爺有是理乎伊對曰臣昏慣不知
國體朕詰之曰爾為翰林多年且歷任內外至於大臣
此等禮數尚且不知豈非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關心
乎伊連稱是是朕又詰之曰爾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

關心此語爾敢於承受乎伊又連稱是是彼時廷臣同
進見者數十人在旁聞之無不駭然驚異朕見其神氣
昏亂言詞顛倒以為此必居心不良鬼神為之播弄其
平日必有誹謗悖逆之詞如呂留良查嗣庭汪景祺等
之見於記載者因令草職拏問搜查其寓中筆札及查
出進呈朕一一檢閱其中世俗請託私交則有之並無
誹謗悖逆之語但字蹟中言飲酒之處甚多可見其平
日沉湎於此以致昏憤也朕竟一時錯看著將蔡嵩免

其究問仍給與原品令其休致在八旗志書館與李紱等一同修書効力並將朕錯看之處宣諭衆人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昨朕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詠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心因命人詢問蔡嵩平日顧成天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辭六章詞意悲切朕覽之凄然墮淚彼以未

登任籍之人而懷感恩戴德之誠悃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其皇城草一詩乃别有所寄託為不如已意之人而作也著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京引見朕有錄用之處

又奉

上諭凡州縣官新舊交代如錢糧倉穀驛馬等項自應據實查盤秉公授受在上司不得徇庇前官抑勒交代在後官不得留難前任挾詐行私斯於理為至當於法為

得平即以倉穀驛馬二事言之若果米穀紅朽糠粃不堪接任官自當據實揭報但聞有刻薄之人恣意苛索於搨颺之時高下其手好米亦有虧折以致前任之官畏其搨颺勉強議幫銀兩而後得以交代離任如驛馬若果疲瘦不能應差自應退還前官著落賠補又聞有故意勒措者將好馬退回強令前官每馬交銀十二三兩及文明馬價又託言需馬應差甚急以四五兩之價賤買其原馬以應差而將餘銀入己此等惡習各省州

縣官每嘗有之朕曾經訪聞即督撫大臣亦有以此入告請定例通行嚴禁者朕思前後交盤乃國家政治之所關亦本人考成之所係如果前任之人事事清楚豈後任者皆屬無良之人而好為刻覈之事今接任之干係既重而又不令其舒展盤查則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也況不肖之員往往於將近離任之時百計侵蝕扣刻以貽後人之累則其過又不在接任之員矣是以前後之間寬嚴之際難以一概而論亦難以法律相繩惟

在督撫大吏等於未交代之先推誠訓誡正交代之際
留心察訪既交代之後體其情理即此可知屬員之立
志為人矣若過在前任則叅處前任過在後任則叅處
後任不存成見不涉徇徇耳目能周賞罰悉當則吏治
事事可望肅清豈止交代之間不致滋弊耶至於訓誡
屬員又當動以大良曉以利害倘前官欲貽累於後人
後官欲苛求於前任是皆損人利己假公濟私目前之
獲利有限暗中之造罪無窮天道好還國法具在恐究

不能免於貪刻之報著將此通行曉諭各省大小官員知之

又吏部議覆御史閻絃璽條奏外官迴避各款奉

上諭此本內師生迴避一條在京部院官員自可不必至於外官似當酌量定議以免瞻徇陋習九卿等議稱主考取中人數甚多若概令迴避則恐更換紛紜此論固是然條奏所言亦有關於吏治朕意欲斟酌定例如知府與縣令最為親切若係師生自應迴避况同在一省

之中此府所屬之縣調補他府亦屬省便若司道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申明督撫存案督撫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報部存案日後有所舉劾司道即於文內聲明督撫即於本內聲明如此則師生之分按籍可稽公私之間易於考核矣大凡師生中固有情意最親者亦有齟齬不合者若不將師生之分顯然指出則未免以為可以隱瞞而有假公濟私之弊於平日情意親密者則逾格汲引薦揚而於素不相合者

又或過為叅劾以博公正之譽且使旁觀者易起猜疑之心或造為誣讒之語而督撫大吏之過於謹守者轉因避嫌瞻顧而失公平課吏之道以致賢才有所掩抑亦未可定今司道則申詳督撫督撫則報部存案師生之誼顯然指出無所掩藏何所容其回護倘其中有徇私廢公舉劾失當者定以處分用示懲儆凡現任官員及將來陸續到任之員俱照此例行倘有隱匿不報者察出嚴加議處朕意如此其是否可行或有另應斟酌

之處著九卿再行詳悉定議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會議會審之期九卿因有他務不能到班者仍照
例行文知會主稿衙門嗣後著派滿漢御史二員將有
事不到之九卿登記檔案以備日後查考不必叅奏至
於宗人府府丞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等衙門正卿少
卿定例既不在九卿之列若令一同會議亦屬紛更但
伊等官階遷轉即可入九卿之班亦宜留心練習兵刑

錢穀之事嗣後凡遇九卿會議會審秋審之時宗人府
府丞及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之正卿少卿等俱著在
旁觀聽使之與聞但不得叅預議論亦不必列名畫題
倘九卿所議未當或伊等另有所見准其具摺密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耕藉之初雍正二年三年藉田所產嘉禾一莖四
五穗者實係瑞穀後來府尹等所進十餘穗及今所進
二十四穗者乃本來多穗之穀名曰龍爪穀當日播種

時不應將此穀種攬入其中著該府尹等知之嗣後不可被小人愚詐

又奉

上諭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概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強幹之員轉駐簡僻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

缺出向例調補者著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內秉公酌量
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即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
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
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倘有應行調補之人不
願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
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由舉人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俱准其與舉人一體

會試其由貢監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亦准於考試繙譯
舉人時一同考試皆所以廣育人材使之各有所成就
也至於由貢監生員考試之小京官筆帖式等員其中
未必無通曉舉業文藝之人若因其已經出仕遂不得
與於鄉試則彼平日之所學莫由表見亦屬可惜著通
行八旗凡由貢監生員考取之小京官筆帖式內若有
願就鄉試者俱准其與舉子等一同入場考試使片善
寸長不致遺棄以副國家教養人材之典

二十六日奉

上諭張廷煌在丹徒縣任內既有督催承追等九十餘案之多何以王璣將伊調補鹽城且鹽城又係沿海之缺並非簡僻之地所奏自相矛盾明係張廷煌欲脫離丹徒多案之叅罰鑽營請託而王璣曲意徇庇故以調簡為名巧令更換也王璣於此案有無情弊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詳查具奏張廷煌著仍留丹徒之任將未完各案令其清結倘伊實不勝繁劇之任或有請託王

璣之處著范時繹等據實叅奏

又奉

上諭張大金棍因伊弟張二金棍為盜被獲監禁在獄伊起意為首糾約多人打入桃源縣監將張二金棍劫出并打傷更夫禁卒人等似此藐法橫行其罪較強盜有加查律內強盜打劫牢獄聚至百人以上者斬決梟示凡用強劫奪在監在途罪囚者不分首從皆斬監候夫劫奪平人之財物尚擬立決而劫奪監禁之盜犯轉擬

監候此係律條未協之處凡為首之盜犯俱係即行正法則為首劫獄之人不應從輕著九卿詳確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為此備極焦勞多方籌畫務期倉儲有備旱潦無虞年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明矣夫收貯米穀必須倉廩堅固始可為經久之計是以從前降旨將倉廩之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之內以為州

縣官之考成今聞各省之中偏僻之邑竟有向來本無倉廩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詳請督撫藩司等亦漫不查察致將養民備荒之具或寄頓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戶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慎重民儲之意凡各省未有倉廩之州縣著督撫詳悉查明商酌即行建造其造倉之費或動用正項錢糧或支給存公銀兩著該督撫酌量本地情形悉心定議具奏

又戶部奏司官心揆接奉

上諭遺漏行文請交部議處臣等失察請一併交部議處
奉

上諭心揆著交部嚴察議奏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三人
日日協贊朕躬辦理庶務事件繁冗片刻無暇安能查
及衙門行文等事不必交部其他堂官著交部察議各
部院衙門若有應行文字事件而從前似此遺漏者俱著
堂司官詳細查明自行檢舉即補行文免其處分倘此

時仍不悉心查出或隱匿不舉日後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州縣官冒銷恩賞老民老婦銀兩朕不嚴查治罪許其自首並不加以處分此實格外之恩也凡冒銷之官員等自應愧恥感激據實首報踴躍完納以贖從前欺公侵帑之罪乃年來自首者雖多而完補者往往延挨觀望稽遲時日則是伊等自首之時不過希圖免

罪及至僥倖免罪之後遂置國帑於不問仍是侵盜之
故習矣著各省督撫詳悉查明凡從前自首者於此次
奉旨之日定以半年之限令其照數全完倘再逾限不
完現任者則革職嚴追革任者則治以冒銷之罪其中
若有身故者亦照此限於其家屬名下著追如果人亡
產絕則於限內取具地方官印結具題於失察之上司
名下勒限分賠其以後有續行自首者俱照此例行

又奉

上諭各省拔貢聞已陸續來京伊等既不能應本省之鄉試則當准其應試北闈俾得觀光盛典凡拔貢之有貢單者俱著該部咨送順天府令其應試再修書各館內從前有外省生員在館効力者若情願入場考試著取同鄉京官印結保送順天府亦准入場

又奉

上諭聞直隸地方有寄莊寄糧之弊往往地寄此處糧寄他處相隔百餘里或數百餘里之遠即如宣化府懷安

一縣有人地俱在懷安而寄糧於宣化萬全者有人地俱在宣化萬全而寄糧於懷安者更有現在懷安納糧而寄地於順天府之寶坻豐潤三河相隔五百餘里者在徵糧者則鞭長莫及而寄地者則彼此無關脫漏欺隱之弊勢所不免地方有司實難稽察催徵朕之所聞如此著直隸總督詳細確查若果有此等應作何更正改隸之法著該督悉心妥議具奏再直省如有似此寄莊寄糧者著該督撫亦詳查酌量定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李綬

編修原袁謙慶勅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五

雍正七年八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常令奉差在外之臣工有所見聞據實陳奏昨有人奏稱江南吏治平常即如徵收漕糧多加使費耗米不如稅銀之侵蝕石塘之傾地該上司悉置之不問凡

為督撫者受朕封疆之寄委任甚重訓誨甚殷理宜殫力盡心安民察吏以副恩遇乃江南吏治廢弛若此以鄰省比較則迥然不同江南督撫何能免曠職負恩之咎著將奏摺抄錄發與伊等閱看不識伊等聞外間輿論如此亦自知愧恥否

初二日奉

上諭陳天培原任崇明總兵官平日熟悉水師前因浙江提督員缺需人是以將伊補授伊到任後所奏事件俱

不甚妥協昨又被江南總督范時繹以違禁多買硝磺題叅現在解任質審今覽陳天培所奏辦理賞給兵丁生息銀兩一事甚屬錯謬朕之恩賞銀兩原令該提督等公同設法料理營運生息以濟兵丁等吉凶緩急之需並非取兵丁之利息以為賞恤也前降諭旨甚明陳天培不肯遵奉辦理祇圖簡便以卸己責而不計兵丁之得實惠與否則其平日居官辦事糊塗草率可知著將陳天培奏摺發與新任提督尚濬閱看其借給兵丁

銀兩著陳天培一一歸還交與尚濬另行料理倘借給銀兩內兵丁有不能清還者著陳天培照數賠補

又奉

上諭凡兵丁等承應官差養贍家口專於糧餉是賴此外別無資生之處乃有射利之舖戶土豪人等交結隊目廣放營債以取重利而孟浪之兵丁墮其術中借銀到手隨意花費及至領餉之時不足以飽債主之豁壑此實兵丁等暗中耗費以致窘乏之由也向來旗人有放

印子錢各色等弊今嚴禁之後兵丁漸覺從容著通行各省文武官員出示曉諭嗣後不許鋪戶土豪人等再放營債如有違者從重治罪其從前已經借給者著清還本銀不許收取利息將此懲債主之貪心以杜暗蝕兵糧之患其營伍兵丁彼此借貸者除朋情緩急通融外若有放債圖利剝削同輩者著該管官稽查嚴禁倘違禁不遵一經發覺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初四日奉

上諭佐領係四品副佐領未定品級今著定為五品准用五品頂帶仍照本身職銜食俸再佐領係大員兼管者居多向來佐領若有罰俸之案即照該員本身職銜定議似屬太過嗣後若兼管佐領之員在佐領任內有罰俸之案著照佐領品級罰俸永著為例

初五日福建巡撫劉世明奏報彛船被風奉

上諭呂宋被風彛船既已開往廣東佛山著廣東督撫查照給與口糧加意撫恤聽其候風回國嗣後凡有外國

船隻遭風飄入內地者俱著該地方官查明緣由悉心
照料動支公項給與口糧修補船隻俾得安全回其本
國以副朕恩恤遠人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各省每科考試武舉例用該省巡撫為主考官其閱
看文字則用屬下舉人進士出身之同知州縣等為同
考官朕思各省巡撫多有平日未曾學習騎射技勇者
忽司衡鑑之任何以評定舉子外場之優劣從今科為

始各省巡撫考試武舉時著就近省城之提督總兵一員同考外場秉公拔取務令得人以光大典若提鎮駐劄路遠或因公他出則令總督或提鎮派委副將一員代之

初八日奉

上諭刑部奏稱越獄之犯半年內自首供出同夥盡行拏獲者准減罪一等等語凡犯人越獄皆於本罪之外加倍治罪此所議減罪一等者即減其本罪乎抑減其加倍

倍之罪乎本內未曾聲明將來難於奉行至於供出同夥盡行拏獲則與以減等倘案內本無同夥只有一人越獄於限內自首又何以處之若自首而即減其本罪是因越獄而得利轉開越獄之端將見犯者愈衆矣又如供出同夥盡行拏獲減罪一等倘同夥多人內有一二人未獲又不得邀減等之恩亦非平情之論著再加詳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向來

三陵俸工米石皆係截留漕米支給自康熙五十年漕米不敷經直撫題請將不敷之米每石給銀一兩令遵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採買支給州縣委之吏胥遂至吏胥串通兵役折銀代米私相授受雖經降旨嚴禁恐此弊未能盡除而州縣之運送本色者車脚之費不無賠墊且領銀採買或值米貴之時一時難以購辦官員兵役未免守候時日是折銀採買於官兵均屬未便著總理

三陵事務尚宗廩將

三陵官員太監兵役每年需給俸工米石分晰白米若干稬米若干粟米若干預行造冊咨報戶部戶部行知倉場預行照數截留分貯遵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於庚戌年為始所有俸工米石均以本色給發如此則更無不敷之米

陵寢員役不至守候待支胥吏兵丁可免串通折價之弊而州縣亦無賠墊腳價之累矣該部即遵諭行

初十日刑部彙題本內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焟咨
送原任泗州知州范時習之子范宏俊歸旗遲延照
例枷責一案奉

上諭嗣後歸旗人員有逾限逗遛在外應行枷號者著按
其逗遛年月之多寡以為枷號之期若逗遛一年即枷
號一年照此計算倘另有生事犯法之處則從重歸結
永著為例

十一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官分職不得其人則庶政莫由振舉而理財不得其道則國用不足雖欲減賦蠲租沛膏澤於萬姓其勢有所不能此自然之理也數年以來怡親王大臣等辦理戶部事務敬慎公忠風清弊絕阜民裕國府庫充盈國家經費既敷則蠲除惟正之恩施恩常格之外使羣黎百姓俯仰有餘乃朕寤寐之至願也昨山東署撫奏稱今歲東省秋成大稔父老皆言二十餘年以來所僅見朕思上年命田文鏡總督山東

而今年地方禾稼遂登大有又如岳鍾琪總督陝省平
日駐劄西安則西安比歲豐收今夏領兵前往甘肅則
甘肅收成大熟而西安六七月間便覺苦旱又如鄂爾
泰之在雲南連歲地方雨暘時若今夏巡歷貴州甫離
滇境而雲南府屬之晉寧宜良等處即有暴雨潰堤低
田被水之事又如李衛之在浙江屢年四境豐樂今歲
李衛暫離浙省而衢屬江山縣峽口谷即有起蛟發水
淹沒禾麥之災觀此數事益見賢督撫之感石

天和捷如影響則凡為督撫者宜何如之敬謹居心公忠奉職以不愧屋漏之誠為感格

上天之本耶聞今年秦省西安一帶夏月甚旱而地方文武大臣官員罔知修省此則封疆大臣之所當切戒者朕非卸責於臣工而屢頒此等諭旨也蓋朕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而夙夜敬謹乾惕覺

鑒觀之有赫而呼吸之可通倘朕心有一刻之懈弛而徒以訓誡之詞責諸臣下其又何以對越

天地神明乎又據廣東督撫布按等奏稱今年粵東雨澤均調百穀順成合計通省米價貴者不過八錢幾分賤者至於五六錢實粵省從來希有之事朕聞之深為慰悅此皆該省民人等草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仰感

上天垂佑而錫以豐穰之所致也著將山東廣東二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各免四十萬兩以獎地方官民之善直隸陝西今年已各蠲銀四十萬兩庚戌年著再各免地丁錢糧四十萬兩山西通省連歲皆獲豐收著免庚戌年

地丁銀四十萬兩安徽等屬亦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此六省共蠲免額徵銀二百四十萬兩乃朕加惠閭閻之特恩該督撫等應轉飭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倘不肖官吏及紳士土豪等有侵蝕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定行重治其罪並將失察之督撫上司等官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近畿各府有八旗莊屯雜處其間有司難於清查且

八旗罷黜之廢員及不能上進之子弟與多事不法之
家人往往潛住其中結交遊手好閒之輩妄行生事或
好勇鬪狠或酗酒賭博或與百姓爭訟告訐展轉不休
以致風俗日漸澆凌難以整理雖有理事同知一員亦
相隔甚遠不過詞訟到案一為判斷而已平時則無稽
查約束之功也朕意欲於旗員及司官內遴選賢能者
八員派往各府有莊屯之地方專辦旗人之事時加教
誨申明禁約導其善念革其邪心小則分別懲戒大則

據實糾叅其有旗民互相爭訟之事仍聽該管衙門審理此差往之員以一年為期更換一次果能實心辦理化導有方一年所管之處無旗人犯法之案將該員與以議叙倘或怠忽廢弛因循瞻顧或擅作威福多生事端著直隸總督與巡察御史即行叅奏從重議處其如何分析管理及如何定例之處著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地方雖設有水師官兵而俱不能諳練水

師事務若無教習之員恐其有名無實著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于千總內揀選數員於兵丁內揀選數名熟按水師者令赴盛京交與該將軍令其教習旅順水師官兵其由福建起身之時著該督撫照資助送往浙江湖廣弁兵之例給與盤費

十四日刑部奏新鄭縣民李大保殺死伊妻郭氏并子對兒照律擬絞奉

上諭李大保因繼母李氏平日相待甚薄適因爭奪酒壺

將李氏帶仆於地李氏聲言送官究治李大保忿懼交
加輒欲自盡於是先將一妻兩子用刀抹死其殺妻之
罪雖無可逭而其起釁之處則尚有因嘗見繼母之於
前母之子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外者夫子之
於繼母其奉養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本生之母無異
此倫常之道也則為繼母者亦當視如親生顧復撫養
方為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惡性成不明大義常
存分別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已

未有子者又或懷嫉妬之念而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陵虐或陰中之以計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且至於絕其夫之宗祀而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絕並視其夫如仇讐矣向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既出於情理之外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之子有陵逼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令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

性兇悍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做戒消其殘忍之心而保全其母子之恩誼似屬有益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十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

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人之心必靜虛
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有所偏向則靜不
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夫有所者不過
流於一偏而已足為心之累至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
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則其心
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
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不免於惑況溺愛己身則但見
其是而不見其非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況惑迷謬以

至過咎日叢愆尤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為害尚
可言哉又如人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
納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若君
不用臣言則加以拒諫之名而臣奉君之訓則聽之藐
藐清夜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之不聽臣言人人皆
得而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
微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為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

十七日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凡文武大小官員進見時必諄諄訓誨諭以國計民生之要務至於近日廷臣科道等官輪班條奏其實在可行者即降旨施行其似有可採者即發令查議其有言之未當者或局於一偏之見或失之迂濶難行甚至懷挾私心不顧大體敷陳鄙瑣識見庸愚朕多召令入見面加訓誨剖晰其說諭以不可施行之故蓋朕意欲使其人曉然明白自知識見之淺鄙是以降旨之時周詳往復不憚煩勞倘其人退而錄記果

能深會朕心詳繹朕旨一一紀載略無舛錯遺漏豈不
甚善但其事有甚難者彼於倉猝之際敬畏矜持或則
錯會朕旨或則記憶不全又或書寫之間詞不達意或
有意捏成顛倒朕諭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正復
不少即如啟奏拆本時大學士及學士滿漢多人皆每
日進見素常熟習者而面奉諭旨退而繕寫進呈尚且
未能悉協何況出於一人一時之奏對者乎前者科道
翰林八九十人同奉面諭朕令其各書呈覽乃諸人所

寓叅差八九十員人皆互異且與朕旨多不相符可見
理會記載之難矣設或漫自記錄謬相流傳有失降旨
之本意則所關匪細從前屢經曉諭曾命在廷大臣與
外省文武員弁等面奉之旨皆書寫進呈朕覽以防訛
錯今再行申飭凡內外大小臣工不論從前嗣後倘有
欲記面奉之旨者著將所記呈奏方許存錄倘有未經
奏覽私自存錄者一經查出照詐為制書之律治罪著
各部院衙門將此諭旨錄貼堂壁俾現任及接任官員

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官弁等著該督撫提鎮將朕此旨
每年通行曉諭一次倘屬員等有不知此旨者朕惟該
上司是問

又奉

上諭兩浙私鹽向來充斥前經督臣李衛竭力清釐多方
整飭是以巨窩斂跡梟販潛踪官引疏通弊端禁止近
聞江南地方文武官員視為膜外奉行不力以致蘓松
一帶人心懈弛濱海鹽徒遂借肩挑背負四十斤以內

不在禁約之例號召老少男婦百十成羣公然交易因而運送窩國無從究詰夫肩挑背負四十斤以內不在禁約之條者乃國家恩恤小民之至意若因此而廣開鹽梟私販之門是朝廷之恩例轉令不法棍徒藉以長奸而滋弊矣聞李衛先經行令每縣查報貧難小民四五十名給與木籌每日許赴官店買鹽二十斤挑賣以為餬口之計此法甚善窮民既得覓利以資生奸販不致營私而虧課於蹉政實有裨益而江南督撫身在地

方同有稽查經理之責豈無耳目心思乎今蘓松一帶私販仍復橫行江南督撫有司亦自知愧赧否

又奉

上諭廣東潮州總兵尚濬謹慎諳練効力有年簡任以來兵民相安聲名甚好久欲用為提督因海疆緊要是以尚留總兵之任忽聞溘逝深可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為伊歸櫬之費即於廣東藩庫內支給

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王璣叅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案朕以王璣徇私負公其所叅未必公當即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秉公確查并將王璣有無挾私或聽趙向奎詳揭之處查奏又王璣請將丹徒縣知縣張廷煌調補鹽城朕以張廷煌任內有承追督催九十餘案未完而所調鹽城又非事簡之缺亦著范時繹等將王璣與張廷煌有無請託徇庇之處詳查具奏茲據彭維新奏稱王璣自行檢舉從前題調張廷煌等之時未曾等候范時繹尹

繼善兩處畫題先行拜本等語則王璣徇庇之處顯然矣今有人摺奏王璣與趙向奎朋比行私不獨清查錢糧一事怠玩悠悠忽而辦理地方事務全無公道如原任夔州府知府喬鐸侵匿夔關銀十萬三千餘兩查追原籍家產一案有程文蔚首報收貯喬鐸寄槓箱物并銀二萬四千兩續據喬鐸之子喬於宣控告程文蔚之子程汝趾隱匿行鹽本利銀八萬二千兩屢經府縣質審當據喬於宣程文蔚各供認所欠銀兩除案內首出之

項及喬程兩姓家產估交外其餘均認各半完帑詳報
經范時繹尹繼善嚴批著追在案乃王璣署事之後因
程文蔚是伊岳家思欲翻案開脫示意屬員欲將喬鐸
在川開報程汝趾處收存本利銀十餘萬兩并寄貯箱
匣金珠等物題明奉旨查追之案任其含混以待詳解
之日便於開脫而程汝趾恃王璣親情勢力於駁審時
復行狡賴司府等官皆有兩難歸結之議再如原任南
匯縣知縣欽璉為人浮詐性好鑽營與王璣同鄉情密

相期援引王璣前在江鎮道任內有應賠窖庫銀一千餘兩係前任知縣張文英縣丞朱懋熹查出銀色低潮通詳賠補王璣將張文英百計搜求報復前怨適嘉湖道王溯維奉旨派令協查民欠到蘇王璣竟委令管理海關且不待奉旨准允即於出疏之日將松江府知府張文英原管稅務摘交管理王璣怒猶未解欲將張文英於甄別疏內填入病廢議以欽璉題補松江府知府經范時繹尹繼善以張文英任內原無過犯欽璉現係

未經開復之員不便題請甫經咨覆王璣旋控叅張文英多病推諉即於疏內聲說委令欽璉署理府印出疏後方移咨督臣會稿而縣丞朱懋熹以賠銀之怨即以報竊誣其諱盜咨草矣再如丹徒縣知縣張廷煌係王璣在江鎮道任內相交舊好畏地方之衝繁乃以試用之鹽城縣知縣孫蔭孫調補欲為張廷煌轉移善地示意與趙向奎而趙向奎徇情開擬具詳經督臣批駁王璣乃據司詳移稿會題督臣不允王璣竟自出疏至七

日後始寄札督臣懇其會稿再如寶應縣知縣王宸儁與王璣舊有譜誼就近題調震澤緣該縣員缺奉旨特用鄧圭補授部文催令王宸儁仍回原任乃王璣留住
在蘇適長洲縣知縣董永丁憂缺出竟置著令回任之旨於不顧一任本缺空懸日久復留署長洲亦經督臣批駁再如鎮洋縣知縣陶士傑因歲叅錢糧一案荆溪縣試用知縣高式矩因署無錫任內檢驗不實一案署南匯縣事通判施需因解犯遲延一案皆係例應題叅

聽部議覆候旨降罰之案與叅請草職者有別乃皆素所不喜一經叅出隨即摘印不惟不循定例且不顧該縣等正在清查民欠料理之時等語奏摺所叅王璣營私廢公肆意妄行種種欸蹟如此則其從前叅劾張文英及請調張廷煌二案朕所降諭旨料其必有徇私情弊歷歷不爽矣又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喬鐸名下賊銀已逾一年之限尚不足完半之數據喬鐸呈稱奉追之日即將交與妻弟程汝趾行鹽本利銀兩以及收貯

箱匣等物全數報出而家中房產衣飾等項尚值三萬餘金亦經報官封貯若原籍地方官早將衣飾房產變賣則一年之內完半有餘等語可見喬鐸原籍之不能清完庫帑全因王璣徇庇程文蔚之所致也又從前徐成棟欽璉等築吳淞江東段工程違限悞工部議革職仍令加幫高厚用過銀兩照數追賠今王璣題請邀免追賠援例開復未必不係徇庇欽璉之故王璣受朕深恩不思報効乃逞其私意以愛憎為舉劾以喜怒作威

福置吏治民生於膜外視科條法令為弁髦且與趙向奎表裏營私顛倒曲直負恩負國物議沸騰著將奏摺各款及各本案件一併交與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秉公據實查審定擬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以

賜觀瑞繭奏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舛等奏進湖州居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

寸父老皆稱為從來未有之事朕恐小民圖利望恩或
用人力造作而成亦未可知因令性桂等詳細體訪務
令確實勿為所欺昨性桂蔡仕舩等於本地詳加驗看
訪察實係自然成就並不由於人工具摺覆奏前來廷
臣等以蠶桑織紝乃衣被之大原養民之切務今浙省
有此瑞應則小民溫暖可期咸為國家稱慶奏請宣付
史館昭示萬世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
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至三想中外臣民共知

之矣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率土之人同霑實惠一時
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飢寒倘蒙

上天俯鑒悃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所
謂祥瑞也朕命卿等觀看理應具奏然宣付史館之處
可不必行

二十日奉

上諭直隸宣化府屬挖運一事前經部議改徵折色令各
州縣照撥運之數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解交受運州縣

支給兵丁既免挖運之煩又省輓輸之累是以降旨允
行但查宣屬屯糧例於九月開徵而兵米例於季首支
領今改徵折色恐百姓輸納不前兵丁支給有待著該
管官先於藩庫將應發銀兩預行給領俟各州縣徵完
之日解司還項至萬全縣及獨石張家二口地勢稍寒
每至春夏之間米價不無增長過往員役口糧及兵丁
季米折銀一兩恐不敷採買之價亦著該管官於每年
秋成米賤之時約計需米若干於藩庫領銀預行採買

存貯各處倉廩以備支給俟各州縣折徵完日解司還項則百姓既免從前挖運之累而兵米口糧亦無需待不敷之慮矣該部即遵諭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華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能公忠體

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

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即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即見於黔省又如今歲岳鍾琪領兵甘肅而甘肅禾稼豐登田文鏡節制山東而山東秋成大稔又如李衛總督浙江比歲以來境內農田豐熟今年甫離浙境而衢屬山鄉即有蛟水泛溢之事舉此近事數端仰見

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素不言祥瑞所以

屢年以來從未曾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共知之矣夫

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一如人君加臣下以賞罰也人臣受君上之賞固不可侈然自足放逸驕矜若並無欣慰之心而不以為慶則受君上之罰亦不知畏懼悛改此非矯情違衆之人即胸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

天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者蓋以滇黔地方有此瑞應萬目共覩在人臣之心無不願國家

之蒙福兆庶之凝禧州縣申詳而督臣陳奏此皆出於情理之不能自己倘有心懷不肖之人或且議其為迎合或且譏其為諂諛此皆藏幸災樂禍之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而已惟是滇黔遠省荷

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自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何如之敬謹虔恭以永承

天貺是則所當夙夜加勉者也

又刑部議准署山東巡撫費金吾題張氏等謀殺親

夫羅光基照律治罪奉

上諭張氏著即凌遲處決羅光臣著即處斬此案已歷十有餘年並未審明題結著將雍正元年以後之該管上司逐一查明令其將失查沉壓情由明白回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京師之大興宛平二縣知縣常以虧空被叅朕體察其故二縣在輦轂之下每有一時速辦之公事不能遲緩者只得那移庫銀以濟用而支領還項未免遲延時

日其上司察知庫帑有虧不得行參劾此等虧空實有可原之情朕體恤臣工不忍聽其因辦公而遭罷黜為之思一備用之道著宛大二縣各領戶部銀一萬兩永遠存貯該縣遇有速辦之公事即詳明府尹將此銀動支應用俟支領銷算之時仍復歸還原項於每年歲底報部查核如此則辨公有賴備用有資再有虧空國帑或借名擅動備用之銀者定行重治其罪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惟古聖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嶽瀆之神有功德於生民能為之禦災捍患者皆載在祀典蓋所以薦歆昭格崇德報功而并以動斯人敬畏祇肅之心使之毋敢慢易而為非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衝決朕特發帑金命大臣察勘修築并念居民平日不知畏敬

明神多有褻慢切諭以虔誠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喻戶曉警覺衆庶比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安業蓋已默叨

神佑矣今年潮汐盛長幾至泛溢官民震恐幸而水勢漸退隄防無恙此皆

神明默垂護佑惠我烝民者也茲特發內帑銀十萬兩於海寧縣地方敕建

海神之廟以崇報享著該督遴委賢員度地鳩工敬謹修建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崇奉祀事用答

明神庇民禦患之休烈且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感動庶莫不盡消其慢易之私而益振其恪恭之志相與

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庥祥則於國家事

神治人之道均有賴焉其應行事宜著該督等詳悉定議

具奏

又奉

上諭楊夢琰因碩色叅奏伊辦理鹽務識見淺鄙用意偏執是以降旨令其解任來京俟額引通融帶銷一案田文鏡查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今覽田文鏡所奏是楊夢琰從前所辦並無錯悞著楊夢琰回河東運使之任

仍帶草職効力姚培和原從榆林道改補河東運使今著仍往陝西交與署督查郎阿若陝甘二省有道員之缺應行委員署理者令其暫行署理俟有道員缺出即將姚培和題補

又奉

上諭嗣後各該省委員修理城工俱交與該省督撫布按每人各管一處城工有數處者則令分管若只一二處者則令挨管如有修築不堅三年之內即至傾圮者著

承修之員與專管工程之上司分任賠修倘管工之上司因干係已身賠修而故意隱匿者一經發覺即令專修並重治其罪將此永著為例廣東所修城工十三處即照此例行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陳世倌奏稱山東濟兗東三府雍正三年借與百姓之倉穀塞楞額接任巡撫視為膜外至今尚未徵收還項祈敕下署撫臣勒限催完等語從前山東有司惡

習往往借百姓貸欠之名以為開銷虧空之計夫以國
家賑濟貧民之項而官吏尚忍侵漁飽其私橐則其他
可知此借欠未完之倉穀或仍蹈故轍並未實借與民
則咎在陳世倌應於陳世倌是問若從前民借是實而
塞楞額接任數年置若罔聞聽其貽悞則咎在塞楞額
應於塞楞額是問著將塞楞額解往山東與陳世倌質
對並令署撫岳濬費金吾秉公查明果係何人貽悞之
處即令其在山東催收還項如有不能催完者即令其

照數賠補又據陳世倌奏稱倘原係極貧之民或別有
事故力不能償者數亦無多應否寬免出自聖恩等語
朕愛養黎元不惜蠲除數十百萬之正賦豈獨吝此數
百石之倉糧祇因山東不肖有司漸染向來之惡習此
端一開又將指稱貧民以填貪吏之虧項矣倘有民欠
力不能償者著經手之陳世倌遲悞之塞楞額分任賠
補

又奉

上諭工部所辦歷年柴炭煤斤等項鋪戶拖欠銀至二萬餘兩之多從前工部堂官並未查出今李永陞查明叅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至李永陞請將此項銀兩著落原給發之堂司官及未經查叅之堂司官分任賠補所奏甚是但此項歷年已久經管多人若勒限嚴追則干連之人甚衆其中不能保無冤抑著概免賠補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五